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19

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的语义及语法化

伍莹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汉语方言句末“来”有三种类型:时体助词、语气助词、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汉语方言句末语气词“来”的核心意义为说话人将自己肯定或确定的命题内容告知听话人,同时有要求听话人做出回应的心理诉求。“来”表示的不同语气意义是其核心意义与具体的语境结合后产生的语用变体。语气词“来”既可用于已然句,也可用于未然句。两者都是其时体助词用法虚化的结果。时体助词“来”既能表示“过去”,也能表示“将来”,原因在于“来”既可以选择说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也可以选择听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语气助词“来”肯定或确定的核心意义,是“来”表“完成、实现”意义语义滞留的结果。

关键词: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语义;语法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166-11

近年来,汉语方言“来”的语法功能引起了学界大量的关注。从我们掌握的研究资料来看,对句末语气助词“来”进行专题研究的主要有麦耘^①、郭辉^②、邢向东^③、孙竞^④等,大部分的研究都聚焦于汉语方言“来”多功能性的描写及语法化,其中有关句末助词“来”的探讨主要涉及了事态助词^⑤(表曾然)“来”的研究,同时还简单提及了语气助词“来”的探讨,如林立芳^⑥、林华勇、郭必之^⑦、林华勇、肖棱丹^⑧、曾达之^⑨、申文雅^⑩等。纵观这些研究,我们认为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学术界关于方言句末助词“来”的性质未达成一致看法。这就使得研究中的时体助词和语气助词容易混为一谈,有的将表曾然的事态助词“来”归为语气词;有的将语气词又归为时体助词。二是未揭示出语气助词“来”语义的本质。现有研究都认为语气词“来”本身含有各种不同的语气意义,这就使得“来”的语气意义繁多,主观性大。三是现有研究认为不管是表示已然还是未然的句末助词“来”都来源于表曾然的事态助词“来”,这一观点有待进一步商榷。

本文拟以湖南祁阳方言语气助词“来”的用法为例,探讨汉语方言句末助词“来”的性质和语气助词“来”的语义本质,最后探讨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的语法化。湖南祁阳方言是笔者的母语。文中祁阳方言的语料均出自笔者自省并向其他母语者确认过。文中符号“=”表示同音词。

收稿日期:2025-06-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4YJA740048);湖南省语言资源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伍莹(1978—),女,湖南祁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方言语法研究。

①麦耘:《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载邵敬敏等主编《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205页。

②郭辉:《皖北濉溪方言的语气词“来”》,《方言》2008年第2期。

③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延安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④孙竞:《安徽凤台官话方言语气词“来”的时体用法》,《方言》2018年第2期。

⑤大多数学者将表曾然用法的“来”称为“事态助词”,也有学者称为“时态助词”“体貌助词”“时体助词”。在引用学者们的观点时,都直接采用了他们各自论文中的原有术语,没有改动。文中这些术语意思都一样,没有进行严格区分。本文采用的是“时体助词”的说法。

⑥林立芳:《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

⑦林华勇,郭必之:《廉江粤语“来/去”的语法化与功能趋近现象》,《中国语文》2010年第6期。

⑧林华勇,肖棱丹:《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⑨曾达之:《湖南新化方言的“来”及其语法化》,《方言》2021年第3期。

⑩申文雅,陈前瑞:《江西瑞金客家话的“来”“哩”共现》,《方言》2023年第2期。

一、汉语方言句末助词“来”的性质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汉语方言中表示过去曾经发生或经历的事件(“曾然”)的“来”是事态助词或体貌助词,有些学者在研究事态助词“来”的同时,也涉及了语气词“来”的研究,如林立芳^①、林华勇^②、曾达之^③等,即这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事态助词“来”和语气词“来”的不同,但在研究中还是存在两者相互混淆的情况。麦耘^④、郭辉^⑤研究了广州话和皖北濉溪方言中的语气词“来”,他们将表“曾然”的句末“来”归为语气词。关于句末表示先做完某件事再说的“来”,林华勇认为是先行体助词^⑥,申文雅等则认为是表再说语气的语气词^⑦。

句末助词“来”性质的不确定性也存在于近代汉语研究中。近代汉语句末助词“来”多用于疑问句和陈述句中,与多数汉语方言“来”用法基本一致,学者们对其性质的确定也有很大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来”是表曾然的事态助词,如曹广顺^⑧、梁银峰^⑨、陈前瑞,王继红等^⑩;而有些学者认为“来”是“语气助词”,如胡竹安^⑪;还有些学者认为“来”兼有时态和语气的功能,如钱乃荣^⑫;傅惠钧把近代汉语句末“来”一律定性为“兼表时态的语气词”^⑬。

综上所述,无论是方言还是近代汉语,句末“来”性质的确定仍有很大分歧。句末助词“来”在大多数方言中既是时体助词,又是语气助词,又因其处在句末位置,导致了时体助词和语气助词混淆不清的现状。而湖南祁阳方言句末“来”没有时体助词的用法,仅表语气,是纯粹的语气助词。因此,考察祁阳方言句末“来”的用法可以为汉语方言句末助词“来”的定性提供可靠依据。

汉语方言中表曾然的事态助词“来”用法如下:

- (1) 尔做个来?你干什么来着?——我买菜来。我买菜来着。(湘语新化方言:曾达之,2021)^⑭
- (2) 我们去买了水果来。我们刚才去买了水果。[四川资中方言(西南官话):林华勇、肖楞丹,2016]^⑮
- (3) 年时腊月我还见你大来了。铁蛋是不是跟你说来了?(晋语神木话:邢向东,1991)^⑯
- (4) 我将将的打羽毛球来。他爹以前是个木匠来。(山西长冶话:史素芬,2007)^⑰
- (5) 今朝落雨来。今早下雨来着。(广州话:麦耘,2006)^⑱

①林立芳:《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

②林华勇,肖楞丹:《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③曾达之:《湖南新化方言的“来”及其语法化》,《方言》2021年第3期。

④麦耘:《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载邵敬敏等主编《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⑤郭辉:《皖北濉溪方言的语气词“来”》,《方言》2008年第2期。

⑥林华勇,肖楞丹:《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⑦申文雅,陈前瑞:《江西瑞金客家话的“来”“哩”共现》,《方言》2023年第2期。

⑧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⑨梁银峰:《汉语事态助词“来”的产生时代及其来源》,《中国语文》2004年第4期。

⑩陈前瑞,王继红:《句尾“来”》,《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期。

⑪胡竹安:《宋元白话作品中的语气助词》,《中国语文》1958年6月号。

⑫钱乃荣:《吴语中的“来”和“来”字结构》,《上海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⑬傅惠钧:《略说近代汉语疑问句末的“来”》,《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

⑭曾达之:《湖南新化方言的“来”及其语法化》,《方言》2021年第3期。

⑮林华勇,肖楞丹:《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⑯邢向东:《神木话表过去时的“来”》,《延安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⑰史素芬:《山西长冶方言“来”字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长冶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⑱麦耘:《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载邵敬敏等主编《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8页。

(6) 鸡啼来。刚才鸡啼来着。阿公后生时节就过番来。爷爷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去过外国。(梅县客家话:林立芳,1997)^①

上述方言中的“来”表示过去曾经发生某事件,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离说话时间不远,即“近过去貌”,相当于普通话的“来着”,如湘语、粤语;也可以离说话时间比较远,如晋语、客家话。句中的“来”不能省略,否则句子意思将改变。而祁阳方言中的“来”没有这些用法,如果用祁阳方言来表达湘语新化方言中例(1)的句子,如下:

(7) 你先郎好²刚才在做宁咯³什么来?——我先郎好²刚才在买菜。

祁阳方言要表达新化方言“尔做么个来?”“我买菜来。”的意义,必须加上表时间的词语“先郎好刚才”和“在”,如果不加,就变成“*你做宁咯³什么来?——*我买菜来。”祁阳方言没有这种说法。因此,祁阳方言句末“来”没有时体意义,句子的时体意义是由时间词“先郎好刚才”和“在”表示的,而“来”只是表示一种确定的语气,它也可以省略,句子仍成立,只是缺少了相应的语气意义而已。

与新化方言一样,祁阳方言中“来”也可以用于疑问句句末,但只表示语气意义。它不仅可以用于已然句^②中,还可以用于未然句中。祁阳方言用于特殊疑问句的“来”有如下用法:

- (8) a. 你先郎好刚才在做宁咯³来?——我先郎好刚才在买菜。(过去事件)
 b. 你在做宁咯³来?——(在)洗衣。(当前事件)
 c. 你要做宁咯³来?——(要)买玩具。(将来事件)

麦耘指出“问句的‘来’对答句有明显的引导作用,若问句用‘来’,答句也倾向用‘来’”,但祁阳方言却不是这样,问句用“来”,答句却不能“来”。由此可见,祁阳方言句末“来”和其他方言表曾然的“来”用法完全不同,它只能表示语气,是语气词。

祁阳方言还有一种情况:句末“来”在表示“抱怨”语气的情景下,具有足句的作用,不能省略,否则,句子就不成立。这是因为“来”在这一语境中,不仅表达了语气,而且还表示了时体意义。如果句子要翻译成现代汉语,需补足时态成分,不然就会出现语义偏差。如:

- (9) a. 等你洗得衣来,就买不成菜了。(等你把衣服洗完了,就不能去买菜了。)
 b. 睡得眼闭来,麻将又有打成了。(睡完了觉,没有打成麻将了。)

以上两个句末带“来”的分句,翻译成现代汉语时都加上了表完结的补语“完”和表完成体的助词“了”。句末“来”在假设复句中表示未然,在因果关系复句中表示已然,都表达了抱怨的语气。可见,这一用法的“来”兼有表时体和语气的作用。湘语(新化、衡阳)、客家话(永定、平远、上犹)也都有这种用法。

由此可见,汉语方言句末“来”的性质有三种类型:纯粹表时体的“时体助词”、纯粹表语气的“语气助词”、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判断的依据如下:

本身含有时体义,不能省略,如果省略了,时体就发生变化的句末“来”,应该认定为“时体助词”。史素芬在研究山西长冶话的“来”指出“句中的‘来’不能去掉,如果去掉‘来’,时间就会发生变化”^③;能够表达丰富的语气,并且可以省略,而不影响句子基本意思表达的句末“来”应该定性为“语气助词”。如陕北、内蒙古表商请语气的语气词“来”^④;既有表达语气的功能,又有表达时体的功能,而且不能省略句末的“来”,应该定性为“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来”这一用法在近代汉语中较多,傅惠钧指出“到了中古以后‘来’就演变成了兼表时态的语气词,‘来’除了表疑问语气,还表过去时态”^⑤。语气助

①林立芳:《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

②时制一般区分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李铁根(1999:17-19)认为从绝对时的角度,汉语的句子可以分为已然句和未然句,“事件在说话之前或说话之时已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句子为已然句,事件在说话之时尚未发生的句子为未然句。已然包括过去和现在”。本文的已然句也指表示过去和现在事件的句子,未然句指表示将来事件的句子。

③史素芬:《山西长冶方言“来”字的句法、语义、语用分析》,《长冶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④邢向东:《陕北、内蒙古晋语中“来”表商请语气的用法及其源流》,《中国语文》2015年第5期。

⑤傅惠钧:《略说近代汉语疑问句末的“来”》,《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

词是情态范畴,时体助词是时体范畴。人类语言中,时体范畴与情态范畴存在演变关系。当时体助词“来”向语气助词“来”演变时,中间肯定存在过渡阶段,即既表时体又表语气的阶段。汉语方言句末“来”存在“时体助词——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语气助词”这一演化链中各阶段的用法,符合语义演化的客观规律。

二、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的语义

语气助词“来”可以表达丰富的语气。尽管不同的方言“来”表达的语气或多或少都会有差异,但异中也会有同。如在陈述句中表示“肯定,提醒”、在疑问句中表示“委婉”,在祈使句中表示“催促、不耐烦”,在感叹句中表示“惊讶”等,皖北濉溪方言、湘语新化方言、四川资中方言、梅县客家话等中的“来”都能表达这些语气。差别较大的,如陕北、内蒙古晋语“来”表示商请语气;皖北濉溪方言“来”表示求证、试探等语气;梅县客家方言“来”表预警语气^①。目前,学者们都认为“来”表达的各种语气,都是其本身具有的意义,这就使得“来”的语气意义繁多,语义的主观性较大。参考徐晶凝^②对语气助词“原型意义”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语气助词“来”只有一个基本的、核心的意义,其他的意义都是“来”的核心意义与具体语境结合后产生的会话含义,是“来”核心意义在具体语境中的语用变体,并不是“来”本身的意义。

语气助词“来”的核心意义是说话人表达了对命题内容的肯定性或确定性,明确将肯定性的命题信息告知听话人,同时有要求听话人做出回应的心理诉求。听话人通常通过语言、行动、表情(微笑)或体态语(点头)等方式来回应说话人。具体包括:对陈述或感叹的认同或共鸣,对询问的回答,对祈使的执行。说话人用语气助词“来”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语气和态度变得轻松、随和,以降低说话人传递命题信息的严肃程度和表达态度的强烈程度。这是汉语方言中句末语气助词“来”最核心的意义,不同方言可以根据其使用的具体语境产生各种不同的语用变体和会话含义,但其核心意义都是一致的。如内蒙古晋语表示商请语气的“来”。

(10)咱每一搭看电视来。咱们一起看电视吧!^③

邢向东认为“句子的意义为提议、邀请对方与自己共同做某事”。说话人表达了他想和听话人一起看电视的肯定,明确将肯定的信息告诉听话人,同时要求听话人做出相应的回应。句中用“来”使说话人的语气和态度变得委婉、轻松。如果将“来”去掉,语气就会变得强硬,而不是委婉商量的口气。即使是表示“催促、不耐烦”的语气,“来”也有降低说话人传递命题信息的严肃程度和表达态度强烈程度的作用。如皖北濉溪方言中的“来”。

(11)快吃来! 别去来! 不能骂人来!

句中“来”表示“催促、不耐烦、埋怨”的语气,但这种语气相对不用“来”的句子“快吃! 别去! 不能骂人!”表达的语气要温和、委婉得多。

以下我们将以湖南邵阳方言的语气助词为例来探讨语气助词“来”语义的本质及其语用变体和会话含义的产生过程。

邵阳方言句末语气词“来”可以用于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等各种句类,“来”与这些句类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语气意义。邵阳方言语气词“来”既可以用于已然句,也可以用于未然句,且“来”在这两种表示不同时间的语境中使用频率都很高。

(一)用于陈述句末

陈述句的基本功能是说话人将自己对事实的判断告知听话人。如果说话人使用了句末带语气助词“来”的陈述句,他就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事情判断的高度肯定,同时也希望听话人能够认同自己的判断。

^①黄映琼:《梅县方言语气词“来”及语法化研究》,《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②徐晶凝:《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昆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③邢向东:《陕北、内蒙古晋语中“来”表商请语气的用法及其源流》,《中国语文》2015年第5期。

在具体语境中,“来”会产生不同的会话含义,表示不同的语气。

1. 表示“申明”。

(12) a. 今天打牌哪个输呱了? ——你姑子^{姑妈}(输呱了)来,还有哪个啊。

b. 我不要其他来。——你不要其来,其也要来咯来,讲点咯怪话。

以上语气助词“来”都用于说话人向听话人说明或点明事实的语境。这些事实都是显而易见、众所周知、固定不变的。不仅说话人对这些事实确信无疑,而且听话人(或其他人)也是知晓的。“来”用在说明事实的语境中,将对话双方(或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告知或点明给听话人,就自然含有“申明”的意味。“来”既能表示对已然事实的确定,如例(12)a,也能表示对未然事实的确定,如例(12)b。这些例子中,句末“来”表示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确认和申明,希望听话人认同并接受自己的建议;如例(12)a,“来”除了表示对“你姑子输了”这一事实的确认和申明,还隐含了“姑子打牌经常输,大家都知道”这一事实,好让听话人习惯性地接受这一事实。例(12)b“其要来”这件事是不会变的,说话人对这件未然的事情进行确定和申明,并希望听话人能接受这一事实。

2. 表示“赞赏”。

(13) a. 你莫看到其箇个样子,其蛮聪明咯来。

b. 其想得到(箇只主意),你可能就想不到来。

c. 你不箇宁^{这样}扎到其,其就跌下来咯来。

以上语气助词“来”用于对已确认的事实或已实现的事件进行评判的语境。有直接评判,也有间接评判。直接评判采用让步转折复句,如例(13)a,或对举联合复句的形式,如例(13)b,对已确认的事实进行凸显式地直接评判;间接评判采用假设复句的形式,如例(13)c,即假设不具有某一条件,或不实施某一事件的话,就会出现不如意的结果,从反面评价具有某一条件或实施某一事件的好处或正确性。“来”位于句末,通常与表确认的语气词“咯”(相当于普通话的“的”)连用,表示说话人对已然事实或未然事件(假设事件)评判的确认和肯定,将这一评判结果告知听话人,并努力使听话人认同自己的评判。这种努力在说话人采用让步、假设、对比等复句的形式来凸显自己的判断上有所体现。“来”只能用于积极评价的语境,因此“来”含有明显的“赞赏”意味。如例(13)a“来”表示说话人向听话人告知并确认“虽然他样子不好看,但很聪明”这一事实的评判,并且流露出对他的喜爱、赞赏之情,希望听话人也认同自己的评判。例(13)c说话人采用假设复句的形式“如果你不这样扎着它,它就会跌下来”进行间接评判,“来”放在句末,明确向听话人告知并确认“这样扎着它”这一行为正确性的判断,并含有“赞扬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的意思,努力使听话人认同自己的看法。

3. 表示“提醒”。

(14) a. 等下姨子^{姨妈}要来咯来,多煮点饭来。

b. 早点回来来,鸡还有喂咯来。

以上语气助词“来”用于提醒听话人的语境。这些例句都是表因果关系的复句,表原因的分句都是陈述句,表结果的分句都是祈使句。“来”既可以用于原因分句中,也可以用于结果分句中。“来”用于原因分句中,表示说话人提醒听话人做某事的原因,确认或肯定所说原因的内容,希望听话人听从并做出回应。“来”用于祈使结果分句中,表示说话人对祈使内容的确定,提醒听话人听从自己的要求并执行。如例(14)a句“来”用在原因分句中,表达说话人确定并提醒听话人“等下姨子要来”这一事实,并且要求听话人作出回应;“来”用在结果分句中,表达说话人对“多煮点饭”这一祈使行为的确定不疑,要求并提醒听话人执行“多煮点饭”这一行为。当然,“来”也可以不用,句子同样成立,但语气较强硬。

4. 表示“强调”。

(15) a. 我一次就要把雅思考过去。——小琴考了两次都有过呢,(其自家自己还是英语老师来,)你一次就过得哦?

b. 我想进县一中。——小亮想进县一中都有进去呢,(其屋里还有关系来,)你就不
要讲了。

以上语气助词“来”都是用于否定、反驳别人想法的语境。这些例句都是衬托递进复句,前面分句是后面分句的衬托,后面分句的意思推进一层,这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如例(15)a前面分句“小琴考了两次都有过”衬托了后面分句,使其意思更进一层,即“你一次就更过不了”。其中,“来”字句可以不用,句子也能成立。用“来”字句,是为了补充和强调已知的原因,使原因和结果形成强烈的反差,进一步衬托出后一分句的意思,从而增强否定和反驳别人的效力。“小琴自己还是英语老师”与“雅思考了两次都没过”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从而进一步衬托“你考一次能过”的可能性很小,增强了反驳的力度。“来”字句只是起着补充说明、衬托强调的作用。说话人要补充、强调某一事情,他必须对强调的事情有绝对的把握,是确信无疑的事情,强调的目的是增强反驳的力度,努力使听话人认同自己的看法,并努力说服对方改变原来的想法。事实上,这一语境中“来”管辖的命题内容都是对话双方已知的信息,是确定的信息。可见,“来”的意义和语境意义正好相符合,因此,也经常用于该语境的句子中。

5. 表示“抱怨”。

- (16) a. 等你做得作业来,饭都冷呱了。
b. 先吃饭哈,莫看得来,饭都记不得吃了。
c. 喊得箇个来,那个又走呱了。

以上例句都是由两个分句构成的复句,“来”通常位于前一分句末,并且必须与“得”连用,如果分句中动词带有宾语,则“得”位于动词和宾语之间,组成“(S)+V+得+(O)+来”结构。句末“来”既可以表过去完成(已然)^①,也可以表将来完成(未然)。表将来完成的“来”常与动词“等”组合使用,如例(16)a,否定句前面一律不用“等”,如例(16)b。表未然的“来”字句都是假设关系的复句,如果发生某一事件,就会产生不如意的结果;表已然的“来”字句都是因果关系的复句,因为发生了某一事件,就产生了不如意的结果,如例(16)c。不管是假设关系还是因果关系的复句,这些句子都是表示说话人对将会或者已经产生了某一不如意的结果的抱怨、责备,表达不满的情绪;说话人用“来”是要明确告知听话人假设或因为某一事件发生,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不如意结果的产生是确定无疑的,希望听话人能认同自己的看法,并听取自己的意见。如例(16)a说话人明确告诉听话人“等他把作业做完了,饭就会凉了”这一事实,希望听话人认同这一看法,并接受说话人“先吃饭再做作业”的意见(隐含义)。句中的“来”具有足句的作用,不能省略,否则,句子就不成立,这是因为“来”不仅表达了语气,而且还表示了时态。

(二)用于疑问句句末

疑问句是问话人提出问题,听话人需要针对问题回答。带上“来”的疑问句作用在于说话人明确告知听话人他提的问题,并需要或希望确认对方的回答,具有“深究”的意味。麦耘认为“来”(提出疑问)有引导对方确认(包含否认,即否定性的确定)的口吻^②。张赅认为明清时期事态助词“来”以用于问答、疑问为主,有明显的引导对话、继续对话的功能^③。“来”还伴有轻松、随意的意味,具有缓和语气的作用。删除疑问句中的“来”句子也能成立,但句子缺少了探究的意味和委婉的表达效果,语气强硬,有不礼貌之嫌。在疑问句中,“来”既能表达对已然事件的深究,也能表达对未然事件的深究。如:

1. 用于特殊疑问句。

- (17) a. 你手里拿只宁咯³什么东西来? b. 其宁咯³什么时候来来?

^① 祁阳方言这一表过去完成的助词“来”与其他方言表曾然的“来”不同,这个“来”指事件在说话之时刚刚已经发生,事件发生的时间离说话时间很近,实际上是表示现在完成,并对后续的事件有影响;而表曾然的“来”指的是过去曾经发生,事件发生的时间离说话时间很远或较远。但不管事件是过去曾经完成还是现在完成,都是指事件在说话之时已经完成,如果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都可以理解为过去完成的事件,即已然事件。文中为了和“将来完成”这一表述形成对立,用“过去完成”表述,而不用“现在完成”表述。

^② 麦耘:《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载邵敬敏等主编《21世纪汉语方言语法新探索——第三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③ 张赅:《后期近代汉语事态助词“来”的功能及演化》,《中国语文》2021年第6期。

2. 用于选择问句。

(18) a. 中午吃面还是吃饭来?

b. 你明日去还是后日去来?

3. 用于正反问句。

(19) a. 你吃不吃酒来?

b. 你吃瓜饭有来? = 你吃有吃饭来?

4. 用于反问句。

(20) a. 我洪宁²怎么晓得来? 我怎么知道呢?b. 着只宁咯²什么急来? 着什么急呢?

反问句的功能是说话人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达肯定陈述,目的是强化自己所做的断言,以增强说话人否定或反驳对方看法的力度。“来”正好是表示对所做断言的确定不疑,希望听话人认同。“来”在句中起着增强确认意味、加强反诘语气的功能。所以,“来”可以用于反问句。

(三) 用于祈使句句末

祈使句的基本功能是说话人要求听话人做某事。当说话人使用了带“来”的祈使句时,就是表明自己肯定或确定了祈使内容,希望听话人能够按照自己的要求执行相关的行为。因此,祈使句句末的“来”通常带有命令、催促、请求等意味。以下将带“来”的祈使句分为强祈使句和弱祈使句。

1. 强祈使句

第1,表示对一般事情的催促、请求、劝阻等祈使意义,语气强硬,且含有“不高兴、不耐烦”的情绪。

(21) a. 快吃来,莫东搞西搞来!(催促)

b. 来帮下忙来!(请求)

c. 外头风大,关到门来!(命令)

d. 莫借钱把其来!(劝阻)

第二,表示对简单明了的事情的敦促和提醒等祈使意义,语气强硬,并含有“抱怨、责备、无奈”的情绪。

(22) a. 晓不得,你就问来!

b. 打不开,你就想办法来!

c. 跌倒了,就自家爬起来来!

d. 打(鼓)不好,就多打几遍来!

以上例句通常用于责备、抱怨听话人的语境。对于这些简单明了的事情,如“不知道就问;打不开就想办法;跌倒了就爬起来”,一般人都很容易做到,但听话人居然不去做或不想做,通过句末“来”对这些“简单明了的事实或道理”的确定、强调,敦促、提醒说话人去做,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不作为的抱怨、责备和不满等情绪。

2. 弱祈使句

表示劝阻、催促、提醒、禁止等祈使意义,语气缓和,并含有“商量、委婉”的口吻。

(23) a. 不要哭来!(劝阻)

b. 把作业做好点来!(提醒)

c. 莫到塘边去耍来!(禁止)

d. 不要看电视了来!(要求)

从礼貌的角度来看,用“来”的祈使句一方面表示说话人对祈使内容的确定态度,另一方面又要求听话人听从自己的意见并执行自己所要求的行为,因此,对听话人来说,直接构成了面子威胁。所以,“来”一般不用于陌生人之间的交际,只用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的交流,如家人、朋友、同学等。

(四) 用于感叹句句末

感叹句的基本功能是抒发说话人快乐、惊讶、愤怒、恐惧等强烈的情感。说话人使用带“来”的感叹句时,一方面表明对自己传递的感叹内容确定不疑,另一方面也希望听话人能够认同自己的情感,产生共鸣。带“来”的感叹句通常采用两种格式:“主语+才+形容词+来”或“主语+来+形容词+来”。这两种格式可以互换,意思不变。除了采用这两种格式外,也可以直接在句末用“来”表示感叹。

1. “主语+才+形容词+来”格式

(24) a. 那只²地方才冷来!

b. 那只人脾气才大来!

c. 筒只西瓜才好吃来!

d. 筒只床睡起才舒服来!

“才”是表示大量的词语,与“来”表示确定信息的功能相互作用,突出了“大量”的意思,使得被确定的信息带有了被夸大的意味,表示程度较深。如例(24)a说话人确定“那个地方冷”,用“才……来”

的格式凸显冷的程度较深,有夸张的意味,希望听话人认同自己的判定并能产生共鸣。

2.“主语+来+形容词+来”格式

- (25)a. 箇来下台不得来!(意思是:事情非常糟糕。) b. 其来害人来!
c. 箇来背时倒霉来! d. 那只人来造孽可怜来!

以上例句用在主语后的第一个“来”没有语音停顿,其作用是突出强调主语,和句末“来”一起表示感叹。这些句子通常都是表自言自语的感叹。说话人把自己当成听话人,“来”的求应性被隐含了,但确认和告知功能被凸显出来,主语和谓语都用“来”进行了确定和强调。

在祁阳方言中主语后的“来”也可以有语音停顿,相当于呼语的作用,语气温和、亲切。如:

- (26)a. 箇只侬子_{男孩}来,调皮死了来! b. 箇只懒鬼来,还有起床来!

“来”放在呼语后,目的是让听话人听见,引起听话人注意后面对他的评价,这些评价通常是不合意的评价。句末的“来”表示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确信,并希望听话人纠正自己的行为。

3. 句末直接用“来”

- (27)a. 难烦你老人家了来! 谢谢你老人家了。(感谢) b. 箇就碰到只鬼了来!(愤怒)
d. 今天日头从西边出来了来,自家自己晓得起床了来。(惊讶)

三、汉语方言句末助词“来”的语法化

曹广顺认为,“来”在近代汉语中是一个很常见的助词,有“曾然、将来、完成、语气”等用法^①。其中,有关事态助词“来”(曾然)的来源问题,学界有许多探讨。据蒋冀骋和吴福祥推测,事态助词“来”可能与唐代表完成或实现的动态助词“来”有关,当表示完成或实现的“来”用于曾然的语境中,特指过去曾做某事,并处于句末时,就变成了表曾经的事态助词“来”^②。龙国富认为事态助词“来”由先秦两汉时期的“V+(NP)+来”格式发展而来,由连动式变为动趋式,两晋时动趋式又发展为动结式,“来”侧重于一种状态,表示动作的完成^③。完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果,因为结果补语也表示完成貌。当“来”从在动词后或分句后发展到全句句末,专指过去曾经时,“来”就演变为事态助词了。陈前瑞、王继红认为“来”的过去经历义来源于其过去发生义,“来”过去发生的用法就是其完成体用法^④。虽然,以上几位学者对事态助词“来”表“曾然”用法的具体来源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事态助词“来”与表完成或实现的体貌有关。根据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来”完成体的演变路径概括为: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完成体助词。结果补语是由先前的动作导致的现在状态,而完成体指向动作完成本身,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演变关系。拜比指出“结果体和完成体之间的语义变化可看作意义上的一种泛化,这种泛化很有可能产生于话语语境,在此语境中结果体用来为后续行为做铺垫。如果这种话语功能不仅用于表示产生状态的行为,而且用于表示先于其他动作的行为,那么完成体意义就产生了”^⑤。完成体用法的“来”不仅存在于近代汉语中,也存在于汉语方言中,如客家话(宁化、平远、南康、瑞金)^⑥。

- (28) 你要做来作业正敢去嬉。(你要做完/了作业才能去玩。)

- (29) 不敢等到老来正好悔气。(不要等到老了才后悔。)

综观汉语方言和近代汉语的研究资料发现,“来”既可以表示过去完成(曾然/已然),也可以表示将来完成(未然)。近代汉语句末“来”大部分是表曾然用法,表未然用法的“来”较少。有许多汉语方言,如一些晋语、粤语、湘语、官话,句末“来”都有“曾然”的用法,而少数方言,如湖南湘西方言(吉首、凤凰、

①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页。

②蒋冀骋,吴福祥:《近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544页。

③龙国富:《从中古佛经看事态助词“来”及其语法化》,《语言科学》2005年第1期。

④陈前瑞,王继红:《句尾“来”体貌用法的演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4期。

⑤琼·拜比,里维尔·珀金斯:《语法的演变——世界语言的时、体和情态》,陈前瑞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5—106页。

⑥李小花:《客家方言实现体助词“来”及其探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芦溪等)“来”还能够表示将来完成,有“未然”的用法,如“水开来了水快要开了”^①;客家话(连城、永定、大埔)句末“来”常用在祈使句中表示“未然”,如“碗洗净来!把碗洗干净喽!”;先行体句末“来”(如客家话、四川中资方言)也表示“未然”,如“等哥哥拢了来。等哥哥到了再说。”湘语(新化、祁阳)、客家话(永定、平远、上犹等)中“S+V+得(O)+来”结构中的“来”既可以表已然又可以表未然。那么,汉语方言中句末“来”为什么既能表示“已然”,也能表示“未然”呢?林华勇指出表示未然的先行体“来”源于表曾然的“来”,“来”可以表将来的“曾然”^②。我们认为这一解释自相矛盾,缺乏说服力。以下我们将进一步阐释这一问题。

趋向动词“来”表示从某处到说话人所在地的位移,包含着由起点到终点的位移过程。当事物在空间内沿着一条路径向目标移动时,那么它也在时间上移动,空间位移通过隐喻机制投射到时间位移上时,“来”就产生了时间的含义。对于“来”产生过去时和将来时演变的具体路径和机制,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Fleischman认为“来”义将来时和“去”义将来时之间的不同来自时间的两种不同隐喻。她指出,“去”义将来时采用“自我移动”隐喻,即主语向远离现在的时间方向移动;“来”义将来时采用“时间移动”隐喻,即主语不发生移动而事件向他移动^③。Emanation和拜比指出,Fleischman的分析不正确,拜比认为“时间移动”不能发生语法化,从而产生将来时,因为有生命施事需要产生意向义,而意向义才是演变成将来时的必要条件^④。Emanation指出,“来”表示将来时,是因为说话人的立足点是将来,是事件被期待发生的时间^⑤。李明认为“来”表示朝向指示中心的运动,“来”的方向有两个,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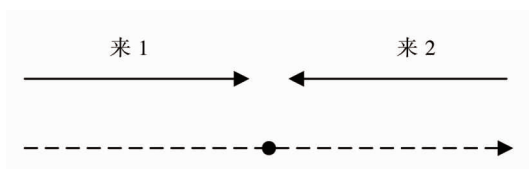


图1 “来”的移动方向(摘自李明的文章^⑥)

他认为“来₁”表示“过去”意义,“来₂”表示“将来”意义。除了以上图示,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认为他对“来₂”的解释不正确,按照图示,“来₂”从将来指向现在,不可能产生将来时,况且这样的时间移动方向不符合人的日常感知经验和认知心理。

我们认为“来”既能表示“过去”也能表示“将来”,主要原因在于“来”的意义和用法取决于说话人观察点的选择和设定。“来”表示朝向说话人的位移,“去”表示背离说话人的位移,我们通常说的“你来,我去”就是“来/去”的常用意义,说话人以说话时自己所在地为观察点是“来/去”的典型用法,但观察点的选择并不受说话人所在地的限制,具有灵活性。“来”还可以选择以听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这样,从说话人所在地移动到听话人所在地,即背离说话人,也可以用“来”,如“我就来。”“来”既可以选说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也可以选择听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这一空间位移特点投射到时间上,使得时间位移也有这两种方式,从而使“来”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时间义:过去时和将来时。

(一) 过去时的产生

空间位移:说话人将观察点设立在说话时自己所在地(终点),“来”表示的位移路径为:听话人从自己所在地(起点)向说话人所在地(终点)移动并靠近。

时间位移:说话人将时间观察点设立在现在的时间点上,时间从起点(过去)向终点(现在)移动,过

①罗伟:《湖南吉首方言表将来时的“X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年。

②林华勇,肖棱丹:《四川资中方言“来”的多功能性和其语法化》,《中国语文》2016年第2期。

③Fleischman, 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re They Coming or Going?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1982, b (8): 322-334.

④琼·拜比,里维尔·珀金斯:《语法的演变——世界语言的时、体和情态》,陈前瑞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37—440页。

⑤Emanation, M. Chagga 'Come' and 'Go': Metapho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ense-Aspect. *Studies in Language*, 1992(16): 1-33.

⑥李明:《趋向动词“来/去”的用法及其语法化》,载《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91—313页。

去—现在这一时间段就是事件过去已经发生的时间,时间指向过去,从而产生“过去时”用法,如向来、近来、从来、本来、由来等。

(二) 将来时的产生

空间位移:说话人将观察点设立在离自己较远的听话人所在地(终点)，“来”表示的位移路径为:说话人从自己所在地(起点)向听话人所在地(终点)移动。

时间位移:说话人将观察点设立在将来时间点上,时间从现在(起点)向将来(终点)移动,指向将来,这个时间就是事件将要发生的时间,从而产生“将来时”的用法,如来年、来生、来世、未来、将来等。

以上过程可以用图表示得更加直观、清楚,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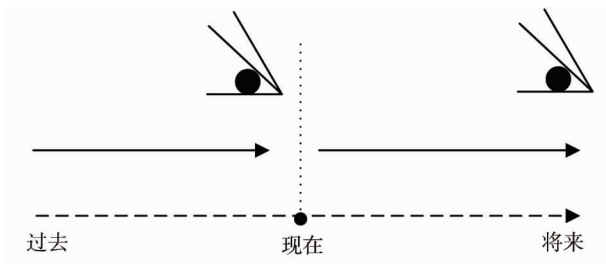


图 2 观察点的选择与“来”的移动方向

由上图可知,“来”的时间义和空间义的语义结构保持高度一致,因为空间域和时间域中存在相同的意象图式,两域之间才能进行隐喻投射,产生时间义。林立芳认为“来”可以引申出两种含义:一是以现在为起点,将来为终点,产生出“将来”的含义;二是以过去为起点,现在为终点,产生出“过去”的含义^①。她这一解释是正确的,但没有说出“时间为什么这样移动”的原因。

当表示完成体意义的“来”用于过去时,“来”就表示过去完成,就逐渐形成了表“已然”的时体助词;当表示完成体意义的“来”用于将来时,就表示将来完成,就形成了表“未然”的时体助词。在祁阳方言中,有些“来”字句有歧义,可同时表示这两种时体意义,如:

(30) 把其洗得澡来,饭又冷呱了。

这句话有两种理解:一种可以理解为过去完成(已然),即“已经给他洗完澡了”;另一种可以理解为将来完成(未然),即“如果要给他洗澡”,是一种假设的实现。在多数方言中,“来”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种用法,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来”表已然/曾然用法的方言占绝大多数。

当表“已然”和“未然”的“来”始终处于句末并出现于不同功能的句子中,伴随着语义的虚化,“来”就逐渐形成了既能用于已然句,也能用于未然句,在与各种不同句法语境的相互作用下,产生表各种不同语气的语气词。“来”的句末位置让它跟句子的语气表达具有天然的联系。因此,汉语方言中语气助词“来”是由时体助词“来”虚化而来,其完整的演变路径如下: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完成体助词>时体助词>语气助词。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的各种用法是表过去完成和将来完成的时体助词虚化而来的结果。

“来”无论在过去时还是在将来时中,表示的动作情状始终是完成的状态。完成的事件就是已经确定发生的事件,因此,祁阳方言语气词“来”在各种句类中使用,表达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语气意义是“确认、肯定”的语气,这是词语语法化过程中语义滞留的结果。

结语

汉语方言句末助词“来”的性质有三种类型:时体助词、语气助词和兼表时体和语气的助词。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只有一个核心的基本意义,其他的意义都是“来”的基本意义与具体语境结合后产生

^①林立芳:《梅县方言的“来”》,《语文研究》1997年第2期。

的语用变体和会话含义。语气助词“来”的核心意义为“说话人已经确定或确认了命题的内容,明确将命题信息告知听话人,同时有要求听话人做出回应的心理诉求”。说话人用语气助词“来”的目的是想让自己的语气和态度变得轻松、随和,以降低说话人传递命题信息的严肃程度和表达态度的强烈程度。汉语方言语气词“来”既可用于已然句,也可用于未然句。这些用法都是其时体助词用法虚化而来的结果。作为时体助词,“来”既能表示“过去”也能表示“将来”,原因在于决定“来”意义和用法的说话人观察点的选择和设定的灵活性,“来”既可以选择说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也可以选择听话人所在地为观察点。汉语方言语气助词“来”的演变路径如下:趋向动词>趋向补语>结果补语>完成体助词>时体助词>语气助词。

Semantic Feature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Modal Particle “lai (来)” in Chinese Dialects

WU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ái(来)” in Chinese dialects exhibits three types, i.e. temporal-aspectual particle, modal particle, and a particle expressing both temporal-aspectual and modal functions.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final modal particle “lái(来)” is that “the speaker imparts propositional content they affirm or confirm to the hearer, while harboring a psychological appeal for the hearer’s response.” The different modal meanings expressed by “lái(来)” are pragmatic variants arising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is core meaning with specific contexts. The modal particle “lái(来)” can be used in sentences describing both realized events (already happened) and unrealized events (yet to happen). These usages all derive from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its temporal-aspectual functions. The temporal-aspectual particle “lái(来)” can express both “past” and “future” time, because it can adopt either the speaker’s location or the hearer’s location as its vantage point. The core meaning of affirmation or confirm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modal particle “lái(来)” stems from the semantic persistence of “lái(来)” original meaning of “completion” or “real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s; modal particle “lai (来)”; semantics; grammaticalization

(责任校对 张伟平)